



二知軒文鈔卷十五

待月詒棋譜序

嘉道間吾皖國手推合肥周先生萃先叔曾祖珠泉公延至家  
教先叔祖潤之公奕公甫弱冠聰慧異常不期年即塵受二子  
周先生曰此後努力自強非予所能教矣予兒時習聞之猶記  
夜窗讀書見先祖豫圃公獨坐打譜茫然不解所謂至十九歲  
適有歙人許明達者為予抄書自言善奕因倩其畫紙為局招  
子祥子健兩弟共學拈子於撫松草堂及柏蔭軒往、至漏三  
下先大夫遣奴子趣之始歸寢一日拉許君與潤之公奕受九

定遠方濬頤





子一劫而敗心以為異頗思自奮然每當局落子如雨點不計勝負不顧死活俗呼為駛棋蓋嘲其太速也既入此派奚能有進境耶及長遊京師外舅周文勤公最喜奕與國手沈介之僧秋航相角輒命侍觀間偕友人邀李海門泉介之奕為之懸采窺其勞神苦思日不過兩局心又厭之十丈輒紅聊假手談遣興原不必以此博名高也宦粵九年公餘耽於吟詠遂不復知棋局幾道戊辰之秋量移兩淮值芟塘六弟來嶺南相隨度嶺而北舟中他無所事唯以一枰相對詩癖之外自是又添一癖矣已巳春抵邗上遇周小松予仍作壁上觀而樂與不如已者戰竟由四子增至十三子覺縱橫變化罔不如意豈真有進境

耶今年沔陽徐君耀文來揚州年已六十有九而神采煥發豪氣過人其時待月謬方落成清簟疏簾藉消長夏耀文始讓予四子每日八局三日後即減為二子又二十日居然對壘爭雄矣閏六月杪耀文將還鄉手一編眎予曰以君善守故攻者不易請仿晴川會奕之例圖此十二局以誌泥鴻可乎予憮然曰年將花甲甘居牛後跼伏蝸廬遑敢以一技之長求銜於世且簿書填委無所用心願以謂為之猶賢乎已得毋增謗於風雅之外大非所宜耀文曰以予所聞東閣直無廢事偶然游戲庸何傷矧賭墅賭郡千古美談半山譏為木野狐象山反悟河圖數觸類旁通此中即寓兵法慎未可以小道忽之也予韙其言

用付剗劂獨惜文勤公已歸道山京師諸國手又皆相繼下世  
弗獲就正於有道吾皖自周先生後迄無作者猥以抗塵走俗  
之輩半生來絕不專心致志乃欲對木強人稱聖稱神焉幾何  
不為都大中丞之所竊笑也歟

重刊蔗餘軒詩序

嗚呼蔗薌與予訂交白門一別即成死友蓋忽已二十四年  
矣曩在韶州作金陵兩哀詩以弔湯貞愍公及君嗣得許海秋  
書知為君刊駢體文二篇而云詩則無有存者及來揚州五載  
搜訪貞愍畫什襲藏之其子樂民齏尹又屬為選定琴隱園詩  
集予屢至白門向人詢蔗薌之孤不可得汪龍溪告予曰蔗薌  
十餘歲時為小吏厭其奔走錄、發憤下帷讀書甫一載即補  
博士弟子員聞殉難時以詩文稿若干篇授其中表某代為收  
弄蔗薌死而其中表亦不知何往嗚呼蔗薌身後寂然遠不如  
貞愍之以三絕傳於世更可悲已今年夏吳禮園農部與予時



相過從禮園藏書甚富一日談及蔗薌禮園曰家有蔗餘軒詩一冊亟索觀之乃道光甲辰年所刊釐為二卷共詩百餘首各體皆備遊西湖詩居多五律尤為擅場餘亦豪放磊落頗得唐賢三昧蔗薌少作已精能若此其遺佚之文字尚在人間與否固不可必而覩此吉光片羽聽其湮沒弗為表章是大負吾良友也蔗薌自命為西湖知己予亦自命為蔗薌知己因校正謄舛付諸手民九京有知可以無憾已讀玉井山館與王蔗薌書喜其讀書治城紫館而勗之曰士不憤烏能立然無恒則猶之不憤篇終則戒以毋望秋先零貽蒲柳笑海秋與蔗薌可謂有古人風故曲盡忠告情辭真摯乃爾因冠諸卷首以見吾蔗薌也耶

平日取友擇交早識安身立命之處一旦捐軀報國視死如歸書生乃足與英雄比烈尚安得議其放蕩不羈目為跼弛之士

齊王谿劫餘詩選序

儒為世釋為劫道為塵言劫固始於西土也有一劫有三劫有四劫有九劫有十劫有三十一劫有九十一劫有百劫有千劫有四萬劫有千萬劫從劫到劫摠之名為浩劫隋書經籍志云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則有千佛意者唯佛能應劫而生耳彼神仙尚難逃五百年之劫何況乎人異哉吾王谿之獨不畏劫也異哉吾王谿之不畏劫而反以詩鳴也吾與王谿為兩世交未劫以前吾不見王谿既劫以後吾甫見王谿而王谿老矣王谿告吾從劫中來蕉自詩已遭劫無有存者而吾胸中之詩則依然歷劫不壞也於是毅然決然



選劫餘詩梓以問世凡五年成若干卷噫吾未讀玉谿劫前之詩是吾之憾、其不獲與玉谿聲應氣求也吾得讀玉谿劫後之詩又吾之幸、其竟獲與玉谿更唱迭和也玉谿今年七十有一僑居邗上自號天然頭陀人視之亦儼然老衲於詩有禪意無拘牽塵俗之態謂非前身自金粟界種出善根亦烏能過此大劫歟玉谿索吾論詩吾仍與玉谿言劫玉谿超乎劫外玉谿其殆已入箇中云

琴瑟合譜序

樂莫古於琴瑟庖犧氏作琴以脩身理性返其天真也又作五十絃瑟、者潔也使人清潔於心淳一於行也或曰神農氏王天下始削桐為琴造瑟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五十絃為二十五絃或曰太古之琴七尺有二寸而一絃後世聖人裁為八尺六寸而虞舜益之以五絃至周武王復增以變宮變徵而為七或曰士達作為五絃之瑟以采陰氣以定羣臣或曰帝俊生晏龍晏龍是始為瑟稽諸載籍言人、殊要之先衆樂而制器其音最古士君子無不習之與書策並重詩三百篇琴瑟並詠論語則不言琴而屢言瑟豈瑟易於琴歟延至今日瑟竟失

傳歲庚午予以事重至廣州旬留度夏一日陳蘭甫告余曰輝  
山司馬慶君瑞鼓琴兼工鼓瑟予因詣夢香園訪之不遇司馬  
來詢以鼓瑟法則言之甚悉然鹿、靡暇卒不獲一聆雅奏也  
今年司馬於四千里外迢遞致書邗上以琴瑟合譜丐予作序  
展卷讀之蓋司馬少時從學於錢塘李澄宇鼓琴三年甫傳以  
瑟惜其有指法而無譜也司馬乃創為之以元人譜不足為訓  
爰詳定指法凡得八操箸為一編噫予於音律素未究心琴尚  
不知遑論乎瑟灑耶離耶宵中固茫然也獨念司馬宦粵久珠  
江之上杉皮成閣紫洞為艇朝、暮、箏、琶、簫、管之聲不絕於  
耳過客聞之罔不心醉而司馬則避淫哇而彈古調厭靡曼而  
講元音用能傳古人不傳之秘神乎技已抑予更為進一解曰  
治國若張琴毋膠柱鼓瑟記所云審音知樂審樂知政聲音之  
道固與政通也即以是作治譜觀烏乎不可哉



蘭茗館文品論詩合鈔序

詩古文辭皆文也文以載道而詩則有韻之文要唯發乎性情  
根乎學問援筆立就燦然成章格調既殊門徑各別於是  
有能文不能詩者有能詩不能文者有能為散體文不能為駢體文  
者亦有能為近體詩不能為古體詩者而論文者或專學一派  
遂以為談經說理判然兩途不可強之使同也論詩者或專宗  
一家遂以為漢魏唐宋毅然萬變斷難融之使合也吁此特一  
偏之見耳豈足為定評哉若吾叔平則於詩古文辭固無體不  
工也蘭茗館詩文集泉雜著數年來予皆假讀一過深服其取  
材富有奄雅名通吾皖文人萃於龍眠君追逐諸老輩後

不媿全才方且自樹一幟可謂豪矣觀其文品釐為三十有六  
論詩自漢魏下及三唐凡得百首非平日讀破萬卷書烏能若  
是之剖析明當斷制謹嚴歟予於文章一道直門外漢近者甫  
思學步又苦未測津涯於詩則耽之成癖已四十年頗識此中  
甘苦有問詩者輒告以一字訣曰真而已矣詩固宜爾即文亦  
何獨不然是古今文字胥由學問中來從性情中出區、格調  
門徑猶其淺焉者也願吾叔平再取宋以後詩論列之毋存尊  
唐薄宋之心不且進而益上也歟

溧陽史氏譜畧序

史氏宗譜始於宋政和丙申蕭山令史三友之慶傳錄迨明洪  
武十七年兵部辦事人材官吏君用作溧陽史氏辨二十六年  
君用與德潤又作續慶傳錄永樂十四年行人司史常修譜求  
序於梁翰林潛而常亦自為序宣德五年楊文貞公士奇又為之  
序宏治甲子則有史琳之序正德壬申則有張潔之序丙子東  
平州判官史愉復修之嘉靖壬午乙酉光祿少卿史葵仲重加  
編輯屬其宗人行人司立模暨楊尚書廉序之癸卯廣西思恩  
軍民府經歷史京參考溧譜泐譜續修而序之乙巳又有續慶  
傳錄之序乙丑又有徐郎中觀瀾之序隆慶戊辰太僕少卿史



際萬曆丙辰兗州府同知史宣政先後修而序之云自政和至  
萬曆已七修譜錄矣己未錦衣衛僉事史致爵復增修作序庚  
申吳侍講宗達再為序之崇禎庚辰庠生史峻又有續修之序  
我朝順治戊戌一修於史忠琇康熙戊申一修於廣東左參  
政史燧乾隆丁未一修於少司馬史奕昂道光甲辰又增修焉  
以活字板印行而編修史致諤為之序猗與盛哉自周太史佚  
之後以官為氏降至西漢顯於戚里封諸溧陽綿延迄今  
千八百餘年傳六十餘世侯王將相代有聞人名公鉅卿載在  
史冊者不可勝數海內著姓望族固莫之與京也所尤異者其  
子若孫咸守宗法歷久弗渝雖唐宋元明以來迭遭兵革而抱

殘守缺俾祖侯支派瞭如指掌按譜可稽閱之家古今亦焉  
能有二哉濬頤與偉堂觀察交有年觀察近僑居廣陵過從更  
密為言粵匪之患甫平欲修葺祖侯廟基及慶傳堂祠未果爰  
先建義塾課蠶桑以為敦本睦族之計購溧陽城內白松軒故  
址建支祖菊坡公祠因甲辰至癸酉又三十年家乘闕如亟須  
修補與族人分別支系先成譜畧奉舊譜示濬頤屬為之序乃  
詳攷歷代修譜年歲與夫作者姓名彙而紀之以見根底之厚  
枝葉之繁忠言直諫之遺澤孔長顯惠靈濟之食報彌永而觀  
察之克紹前徽光昭門戶藉以風世厲俗洵足多焉濬頤不敏  
亦負修譜之責願以簿書叢集因循數載弗獲纂錄為憾聞觀

二  
察之言遂不禁瞿然以興也

玉谿見聞續筆序

文人不可無筆玉谿則兼擅三絕橫掃千人玉谿可謂有筆矣  
予兒時常聞先大夫言玉谿之孝心竊誌之不忘及來揚州見  
玉谿則固翬然一隱君子也跡其內行敦篤終始勿渝故天  
佑善人雖陷賊中卒能維城而出年過花甲聰明強健猶日以  
書卷自娛爰舉數十年來目見耳聞之事擇其有闕風化堪備  
勸懲者隨筆記之得二十六卷梓以行世吳中士夫幾於家置  
一編而玉谿則坐隨安室手操不律砭寒暑無少休近復成  
續錄若干卷屬余序之予惟用筆之道不同有直筆有曲筆有  
正筆有反筆有重筆有輕筆有放筆有縮筆且有鋪張之筆有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簡括之筆有烘託之筆有針對之筆有典雅之筆有游戲之筆而絕不可有一俗筆有一率筆也若王谿之筆玉谿自知之何待予之饒舌而予獨嘉其講因果說禍福婆心苦口足令頑石點頭則言近指遠又儼若畫家之雙管齊下也其傳世奚疑焉或難之曰是編多載詩歌未免有乖體例子應之曰古人不必具論請讀阮文達之小滄浪筆談定香亭筆談即可以廢然返已

雲起樓詞序

憶予兒時讀經之暇先大父命讀東坡大江東去詞心竊好之迨十六歲全某汪小亭先生教作古今體詩先大夫戒之曰愛博而情不專為學者通病詞足害詩、尚未工何暇它及吾平生不習倚聲小子宜以為法因偷檢南北宋諸家詞讀之蘇辛而外大抵皆流於側艷用筆共纖殊乖溫柔敦厚之旨遂束之高閣焉及官京師與趙岵存前輩訂文字交見其為友人題書畫間作詩餘勦余效顰輒填五闋應之岵翁以為頗能協律然追思嚴訓心恒惴、無已舍熊取魚故數十年來一意矢詩而於詞絕不寓目蓋守先人之教匪以此鳴高也乃玉谿引為同

調猥以雲起樓詞三卷浼予作序其來書曰作詞序者非詩人  
不可詩人作詞序立論至公言之親切有味自與世之詞人專  
宗南宋者迥乎不同拙詞雖不工幸不墮詞家惡習君固當代  
老詩伯願假一言為重噫玉谿目予為詩人予不敢辭玉谿謂  
詩人方可作詞序則予於詞學實未一窺門徑也方擬作書卻  
之玉谿復扶杖過待月謔諠、相屬日者雨窗無事展卷以觀  
始知玉谿於辛卯歲在南岳寺中甫學倚聲首卷蕉窗詞屢數  
閱賣魚灣詞則釐為二卷所存較多雄渾悲壯是專學蘇辛體  
者詩人之詞初不類乎詞人之詞也予曩論詩持真字訣詞為  
詩之餘抑豈有二義哉明乎此則詞不害詩昧乎此則詞足害

詩世之詞人沾、焉規撫秦柳鄙鐵板為粗豪託紅牙為媚  
但有兒女子態了無大丈夫風而詞之聲律益精而詞之真意  
轉失矣質之玉谿當不以予言為河漢也



自入瑣言序

世之以理學自命者多矣求其言行相符表裏如一者誠不易  
觀予交遊中唯篤臣其庶幾乎篤臣少知兵事侍其從父端敏  
公戎幕以功擢至監司需次金陵攝鹽巡道篆年未五十癸酉  
之夏遽以疾歿於官大府上聞詔以事蹟宣付史館附端敏  
傳後並附祀臨淮專祠匱至邗上瀆頤哭之以詩告其從弟立  
臣曰哲兄案頭列一簿每有心得即援筆書之予每過齋中必  
索觀焉深喜其切中人情洞見痼結不墮理障不溷禪機故平  
日待人處事磊落光明絕無緣飾有古人風曩為題洗心補過  
二圖所以期之者至大且遠而今已矣子歸曷檢箱篋授諸梓

人以傳哲兄之品學乎今年春立臣來揚州手此編丐予為之  
叙予受而讀之有曩所未見者率皆罕譬而喻言近旨遠與郭  
遠堂中丞所著之嚶、言相等署曰自入瑣言謙辭耳豈瑣言  
哉竊慨三代以下仕學分途奔競成風虛聲是盜一旦得志盡  
舉平日之所學而顯背之而迂拘曲謹之士稱仁說義俾膺民  
社則又往、所行不逮所言焉若篤臣之馳驅軍旅慷慨同袍  
似無暇留心於學問乃退而自省痛下鍼砭視老師宿儒更為  
奮勉試問近今有幾人耶嘗謂篤臣之篤克稱其字真予畏友  
也胡彼蒼厄之而不使竟其材幾疑修德者或爽其報庸詎知  
史冊光垂馨香永薦之雖死猶生也歟予故表而出之以媿夫世

之自命為理學者



里察序

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言之不朽與德功並抑奚分乎窮達顯晦哉達而在上名顯則言因之而顯窮而在下名晦則言亦因之而晦顧顯於今者未必其顯於後也晦於始者未必其晦於終也古今來大手筆一代不過數人人不必皆登廊廟而驚名之士沈埋簿書荒廢筆墨役於富貴之場問其何德何功人皆匿笑之而恬不為恠夫豈若跼伏里巷者之猶得以言警世也耶吾友叔平固長於立言者也蘭茗館撰述宏富堪繼龍眠諸先輩之後乃侘傺無聊抱璞屢刖傭書至老捧檄未能因慨然舉平日所記載以備勸懲者彙為一編署曰里察序於予

一知軒草  
將付之梓予維叔平才優學博不讀工於有韻之文其帖括力  
宗先正尤足挽回風氣為士林模範脫令致身通顯達而在上  
度必大有所建白為桑梓光何天厄其遇而使之偃蹇半生俾  
以著書立說消磨歲月焉將見此編出而人之流覽者懍然於  
福善禍淫之理曉然於惠迪從逆之機以口舌代木鐸世道人  
心關係實非淺鮮則雖小說家言作董狐觀可也嗚呼叔平傳  
已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序

予有書畫之癖近取所藏弄者編輯成書而家弟子聽則專以  
撿羅金石為事兩人者所好不同而其為耆古則一也顧書畫  
傳世萬不能如金石之久遠且多贗鼎以偽亂真而予獨耆之  
者以為得見古人真跡較之臨撫上石者精采十倍夫亦各樂  
其性之所近已耳奚必強而同之耶汪君研山予詩友也同治  
己巳來邗上吳次垣同年即為予道其才嗣研山以詩見投並  
索題畫冊讀予二知軒詩愛之寫摘白圖以贈自是屢有唱誦  
懷勺齋主人招飲研山輒在座今年夏予方著夢園叢說為道  
暑計一日懷勺齋主人過待月謬手此編見眎云研山丐予作



序予於金石文字未嘗究心深恐言之無當然數年來予第知  
研山工詩善畫而不知其好金石文字與子聽同癖若此且又  
傷吾次垣歸道山弗獲出其所儲碑拓就研山考核商定而登  
諸記載也是編置予齋中七閱月叢說已成忽：歲莫寒窗無  
事偶一緇帑喜其采擇之精能發前人所未發於金石萃編補  
纂宇訪碑錄外標新領異層出不窮研山之有功於金石為不  
小矣明年六十初度盍付手民即以壽世者自壽乎

重刊小知錄序

有兩人於此一便腹而思至鈍一儉腹而思至靈思鈍者腹中  
有書如無書雖便何用乎思靈者腹中無書若有書雖儉何傷  
乎開卷有益不猶逾於束書不觀耶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  
久之而儉者漸便已又久之而鈍者且靈已由小知而漸至於  
大知一物不知儒者恥之予自維儉腹輒學玉溪獺祭少壯時  
舟車行篋中必貯類腋及小知錄二書以其卷帙不多緇帑甚  
易也在京師忽遺失小知錄心殊快、直東南軍事起不獨人  
罹於劫書亦罹劫縑紉煨燼簡冊飄零幾令蠹魚餓死矣嶺南  
九年邗上六稔購書十餘萬卷獨無此種一日偶語吳子禮園

則對曰有之蓋禮園之尊公和甫先生藏書最富禮園昆仲復能護持手澤寒暑佔畢勿少休以視鄴侯架上新若未觸者問之尚不能道其名目吾禮園豈若是哉因借得之浼書局諸君校梓行世原書仍歸禮園而書此以為儉腹者勸云

夢園書畫錄序

人不能無所者也者有雅俗、者人、者之雅者不必人、者之也天下至雅者莫如者古、人往已其流傳於世者翰墨丹青歷劫不壞洵可寶諸然或力不足以致之則錦罽牙籤坐視其落於佗人之手即力足以致之而吾兩目弗辨真贋輒聽人言為去取雖誇多鬥博不過與葉公之好龍等奚足以言者古哉粵寇之亂大江南北人罹於劫而法書名畫亦隨之飄零煨燼吾家古鐫于齋所藏弄者均皆散失其存者不過百之一二耳曩在京師每過海王村下車入骨董肆東瞻西顧心識其瑰瑋精妙而以無力致之遂不敢向主人問直遷延日夕廢然而



返如是者蓋十餘載自宦游嶺南五羊城中珊瑚翡翠琥珀瑋  
瑁火齊木難珍珠玳瑁之類充於市光怪陸離不可名狀予  
視之漠然也詩癖而外性獨者古且祿入較豐因一意搜羅延  
訪之頗得筠清館風滿樓南雪齋中物數十種譬之貧兒驟富  
堪傲陸賈歸裝重以品題既久眼福日增而眼力亦足俗吏能  
雅用以自豪及來揚州所收更夥而高要何氏昆仲復航海先  
後踵至投予所好不惜重資購之金薤琳琅滿厨滿屋遂居然  
成賞鑒家矣中間復有度嶺之役勾留數月許書讀畫又遇馮  
崧湖宮詹余鏡波刺史從史之傾囊倒篋載寶而回因思凡物  
無聚而不散之理古人書畫聚於夢園者他日未必不散於人  
間安得常為夢園所有哉顧不常為夢園所有而散於人間則  
猶書畫之幸也今則明：聚於夢園固宜及其未散之時編纂  
成帙使千百載後知若者為夢園所藏之書若者為夢園所藏  
之畫斯書畫傳而夢園增以俱傳也爰屬湯子敷之許君叔平  
仿江村銷夏錄之例勒為一書按其時代以定甲乙夢園間有  
題詠綴於前人諸跋之後凡閱五稔得若干卷以付手民真歟  
贗歟可以自信度無不可以共信者傳書畫也實傳夢園也或  
嘲之曰子自謂耽於耆古吾則謂子巧於好名夢園曰吾好雅  
名初不計其戾乎俗也

大別山志序

予曩者由楚入粵避洞庭之險故車至樊城決計陸行弗獲沿  
襄沔漢躡禹功之磯上晴川之閣入桃花洞弔息夫人訪伯牙  
臺碎琴遺址泛舟於月湖之中步蓮花楊柳二隄尋黃祖孫皓  
鎖穴還過磨刀石問當年古柏尚在人間否東坡方丈銘片石  
猶存否忽、十餘年今乃得月樵觀察所輯大別山志讀之不  
禁羣然神往也大別之在漢陽不在安豐自無疑義而王尚書  
專主鄭說魏默深又以漢水南北分出故道釐然鄭說固非杜  
亦未能確指其地忽作騎牆之見考据家聚訟紛如文人好奇  
古今不免請以金山證之曩在揚子江心與焦山東西遙遙相



對予兒時乘舟過山下三十以後所見仍無異也迨五十以後  
度嶺而北則夔州城崩陷溜無所過江水北趨而山南遂於漲  
可達於岸策馬出鐵甕城揚鞭即至再百餘年人必謂江天寺  
本屬濱江而以昔人浮玉之稱為謬也名魯耶名翼際耶是大  
別耶非大別耶安知古之大別不依然今之大別耶又安知今  
之大別果仍屬古之大別耶以大別作金山觀昌爭乎爾而予  
獨嘉夫月樵之既仕彌學孳、不倦能於鉛槧餘閒搜攷載籍  
博引旁徵以揚砥柱之烈君其為神禹功臣哉予方晚及門諸  
子為蜀岡補志碌、未就心滋愧已

鸚鵡洲小志序

嗟、鸚鵡何幸而得正平賦之鸚鵡以正平傳洲即以鸚鵡傳  
與黃鶴樓並垂千古在江夏歟在漢陽歟袁慎甫大令志在以  
田租作書院膏火費遂為南紀門外荒洲冒鸚鵡之名而徐芸  
峴孝廉則力駁其誤以為鮎魚套即鸚鵡洲又與唐宋以來地  
志不合善乎月樵繪古今二圖兩存其說也予在揚言揚文選  
樓以蕭統名天甯寺以謝安名木蘭院以王播名平山谷林二  
堂以歐蘇名放螢苑門雞臺則以煬帝名然而或興或廢或重  
起於兵燹之後或湮沒於瓦礫之場夫固有幸有不幸也以銅  
雀臺較鸚鵡洲過臨漳者弔阿瞞過鄂渚者亦未嘗不弔處士

彼敢蟻視狂生而後之才人且目為孤鳳操其如衡何雄才大  
略之人尚畏虛名而送與劉表、又送祖、之愛才乃不及其  
子射觀徒跣來救豈惟勝父抑高出於曹操劉表之上吾謂北  
海為正平知己惜乎其所薦非人薦之適以殺之轉不若章陵  
太守之真能禮賢下士也鸚鵡炫文采而遭網羅正平負才辯  
而罹禍患剛傲矯慢昧於明哲保身之義而以狂名者卒以狂  
敗迄今祠墓雖不可蹤迹猶賴茲洲之屹立洪波巨浪中宛然  
五岳起於方寸也月樵之為此志有心哉

古藤書屋文集序

予去年以文壽果卿而果卿即引為知己俾其從子敦之持大  
箸見眎屬為勘定寒自無俚繙帙雜誦乃知君才之大君學之  
富君筆之健君文之雄合通儒循吏為一人而卓、乎可以信  
今而傳後也君以名孝廉歷宰劇邑所至民咸化之又直國家  
用兵海上多事因而審時度勢酌古準今先論學校風俗繼辨  
名節禮讓倫紀終談學術以端為政之本治賦六篇屯田兩策  
以權財用之經皆救時藥石洞見癥瘕向使坐言起行洵乎醫  
國之聖手哉其籌海芻言與夫滬議鹽法鈔幣諸議深悉今日  
軍政之弊餉源之竭而痛切言之經世大文體用兼備固不徒



以詞句為工者而補作永嘉縉雲諸名人傳以及碑版文字亦復簡潔不支動中規矩蓋由其平日根柢深厚學養兼到絕不依門傍戶自成為一家言覺大雲山房文尚不及茲編之樸茂質實也予近學操觚對之卻步每欲贊揚盛美輒復慙然中止忽、數月春盡夏來敷之以久病將返雲溪趣予作序予既悔仲春往吳門道毘陵未獲登堂一敬起居而猶幸有文字緣得以綴名簡末也爰書以奉報佗日尚將以拙著就正有道焉

學經室訓子文筆序

嘉道間以大文章大手筆著名海內者交推儀徵太傅文達公

予生也晚弗獲親炙光儀一聆緒論少時讀小琅環仙館已心

識其高華名貴堪主東南壇坫迨四十以後服官炎嶠始得讀

學經室全集乃歎近今鉅公長德根柢之厚才力之富稟經酌

雅軼宋超唐罕能出其右者有文而又有筆洵乎橫絕一世也

泉來揚州適公子賜卿太守自楚北歸里得相見於文選樓下

予曩在京師承乏史館太守方為郎官曾一通問茲則太守年

逾古稀予亦頽然六十有一已太守之文筆實得之文達公者

當日文達於廣州粵秀山學海堂以文筆策問諸生教太守先

擬對爰舉六朝唐人之論文論筆見於書史者條分而縷晰之於戲文達高於延之而太守之才乃兼峻測以為可與書文選序後相發明載入集中風雅一門箕裘媲美可謂盛哉太守神明不衰耄猶後學因取文筆對以及解經諸說並過庭倡和諸詩分為二冊顏曰訓子文筆刊以行世屬予序之予不敢以不文辭以無筆謝而深服太守彈見洽聞淹通典博之足為阮氏文筆光也。

列女傳蒙求序

蒙求曷昉乎昉於石晉李翰宋徐子光為之注後遂代有作者宋王逢原著十七史蒙求明姚光祚又擴充之分三十七類名曰廣蒙求劉班著兩漢蒙求王芮著歷代蒙求胡炳文著純正蒙求惟吳化龍左氏蒙求系專就一書括以均語故諸蒙求皆有注惟左氏蒙求無注也予子漢卿於揚州西郊築養志園以奉板輿定省之暇兼課其諸女公子讀書苦劉氏列女傳文義奧衍難於上口爰用李翰蒙求體吳化龍左氏蒙求例編為列女傳蒙求予與漢卿不相見者已年餘一日過儀董軒談藝甚驩詢其郊居有何著述則以此編見眎且曰明徐伯益有訓女



蒙求其書近已不可得昌遂佗日擬仿其例搜采廿四史中閨  
壺事蹟編為廿四史女蒙求此特其嚆矢耳昔吾鄉郝蘭皋先  
生德配王婉佺安人有列女傳補注當時諸老謂可以上媲曹  
大家虞貞節安知今無其人耶茲編倘荷公序而刊之則仁風  
所扇俾翦羈繫絲者皆得珣著作之林以端範勵學彼隨園女  
弟子又奚足道哉凡人一家無富貴貧賤皆資內助婦人以德  
為先列女傳固不可不讀之書乃得漢卿提要鉤元使之便於  
記誦由此探索全篇知所法戒其有功於閨壺誠不小也矧杜  
門卻掃歲月優游鉛槧忘疲更屬循陔樂事竊願廿四史女蒙  
求早日脫橐猶將泚筆一為序之

黃鵠山志序

予既為月樵序大別山志鸚鵡洲小志茲復寄眎黃鵠山志月  
樵筦崇文書局、故在山之陰山為鄂城諸山之冠洵不可以  
無志也月樵自序辯山之不僅以黃鵠名辯山之在城內而實  
繇互於城外其初阜距城東九里言之綦詳予復何說梅兩甫  
霽坐待月謬信手繙帙則見為山者三為樓者六為臺者四為  
閣者四為亭者十七為榭者一為宮者二為堂者六為書院為  
居者二為洞者五為池者三為別墅者一為廟為寺者八為祠  
者六為塔者四為墓者二古耶今耶存耶不存耶展卷讀之瞭  
如指掌而分門別類搜羅富有十二卷書以巾月成之月樵著

書之勇罕有能匹者近世士大夫勞心於簿書錢穀感、靡有  
暇晷而地志山經束之高閣逢迎冠蓋風雅道衰盖比、皆然  
已其或位監司領局事亦唯是總其大綱句稽出納以云懷鉛  
握槩政恐力有未逮也若月樵則服官既久耆學彌篤雖一邱  
一壑猶且為之博稽載籍攷核異同典贍淹貫絕無滲漏使專  
其責於民物政事擴其量於觀俗省方吾知勤奮精能百廢具  
舉凡所設施必有大過乎人之處而豈在區、探竒選勝簞箸  
名家云爾哉

棋譜三編序

或問於予曰子之卮言云離譜以言奕、不工泥譜以言奕、  
愈不工是奕可廢譜也而子於待月謬顧刊之至再至三若斤  
斤焉專以譜教人者毋乃自相矛盾乎曰製譜非予意也始與  
耀文奕而有譜耀文譜之繼與福山奕而有譜福山譜之終與  
小松奕而有譜則奕亦小松譜之耳三君者皆以奕名輒欲其名  
之傳於後世也於是乎譜以傳之予不以奕名而茲則若與三  
君爭名者以不忍重違三君之意勉從其請既而悔之故於卮  
言揭其旨不圖子之得閒以相難誠哉奕可廢譜也曰如子之  
說彼終日看譜者不皆誤役其精神歟曰是又不然奕之有譜



猶詩文之有宗派也才大者無所不包未嘗專宗一家專學一派而變化離奇自能神明於規矩之外而仍動中乎規矩下此則依門傍戶按部就班有宗派之可守庶弗至背道而馳鹵莽滅裂然則奕之有譜原為下等人說法夫亦安可廢耶曰子不者譜而子之奕竟無敵蓋以訣眎我時養志園主人在座呀然曰夢園奕訣見之於詩曰翻新皆譜外即此是心兵蓋即岳少保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之語而引伸之千古不傳之秘固已明明道破矣蒙為進一解曰佗人有機心故負夢園無機心故勝所謂不戰而服人者舍此何術哉蒙不解奕第見夢園手揮目送純任自然深得坐隱之趣非若佗人垂首屏氣勞神苦思幾至耳無聞目無見也意園主人曰養志之論實獲我心福山近日已受二子夢園進矣蘭苔館主曰予觀夢園之奕如讀夢園之詩文信乎海內罕有其匹夢園曰否、無三君則譜不傳子終不樂以奕名也

二知軒文鈔卷十六

定遠方濬頤子箴

續纂揚州府志序

同治戊辰之秋濬頤奉天子命量移兩淮度嶺而北於臘月抵吾皖謁署巡撫竹莊吳公告以將設局修安徽通志屬舉同里之有史材者預其選濬頤離鄉久重以烽烟之後文獻無存不敢強不知以為知也曰鮮可舉者迨明年春至揚州吳公復致書相詢仍以空函報之蓋深慮所舉之弗得其人也揚州三陷於賊濬頤甫下車即求府志讀之則自嘉慶十五年重修距今六十有四年紀載闕如而舊志板片自遭寇亂閒有散失竊



思府志之修較易於通志矧維揚為東南大都會鉅公長德代有聞人通儒才士比肩接踵而起我朝雍正十一年重修府志董其役者為博陵尹都轉會一嘉慶間則為鹽政長白阿克當阿公濬頤承乏是邦固有徵文考獻之責適晏彤甫下頌臣兩先生均家居爰謀之兩先生於十年八月開局續纂造錢楞仙少司成來主講安定書院因請三先生總其成而遴選好學能文者或司分纂或司采訪或司校對或司收掌校刊且白諸大府局中膏火剗刷之費取給於揚州善後釐捐其舊志之闕佚者先為補刊完善然後以次蒐輯編訂舊志二十七門新志則約之為十九門三先生朝夕手鉛槧矻：從事於斯凡歷三稔甫得成書若干卷晏錢兩先生既為之序所以發明體例區別門類者亦詳且盡已濬頤自媿簿書繁冗碌：靡暇不能濡半管墨從三先生後而猶幸於兵燹之餘亟：焉網羅舊聞修舉廢墜竟獲樂觀厥成也顧吾皖通志荏苒數載尚未歲事足見一省之難於一郡是非予避難而就易也若無三先生予烏得尸其功哉予故書於簡端以著三先生之功而諸君子之助三先生成書者則尤以魏笏堂司馬為最云

重刊梅麓詩鈔序

嗚呼先生之才之大不竟之於詩而文章政績胥於詩乎見之  
予兒時先大夫授以改官集讀而愛之出入必弄諸行篋每以  
未窺全豹為憾及來揚州始得見玉谿詢先生詩文集則愀然  
云板燬於賊家中屢存詩集一部尋鈔副本見贈蓋數十年所  
傾心結想者一旦陳諸几席緇帑雜誦喜可知也玉谿之詩一  
本先生之教真樸自然不事塗飾待月謬與隨安室倡酬之作  
哀然成卷嘗謂予曰學裘半生錄々無所短長迄於垂暮大懼  
先人之遺澤就湮則罪戾滋甚欲重刊詩集以傳於世倘天假  
之年此願或可終遂耶予既壯其言且心欽其孝願深憐其貧



而竊之焉以為難也如是者七稔先緒初元玉谿年已七十有三春初浼予為先生補作墓表忽至秋仲啟門手一冊見眎則為梅麓詩鈔之重刊本欣告予曰子向為我慮其難者我乃獲如所願典衣而為之先集本五冊計歲杪可成兩冊餘則明年三月歲事至剗剔之貲擬命吾兒售荆溪之荒田破屋了此債負尚有先大父兩峯公全集先君子文鈔泉天文諸書學裘苟在人間誓必竭力屏當再登諸梨棗雖飢寒交迫所弗顧也夫子孫表揚先德俾垂久遠在富貴之家力足以致之然往往役於名利終歲徬徨聽其叢雜蠹蝕而漫不經意者近今以來大率類此若玉谿之躬遭亂離家無儋石既貧且老獨念之不忘其親嗚呼先生可謂有子已予故樂為之序

廢言序

以筆代舌以手代口通今博古風世厲俗郊居多暇著述日富  
腹笥充積硯田豐腴神觀超越大宅堅固卓然自成為一家之  
言奚得曰廢哉讀之可以振聾起聵扶衰策懦斯乃書中特健  
藥也或曰主人隱居養志園鬱々不得志於時胸中牢騷不平  
之氣無所發洩手一編坐遠山草堂聊以寫煩憂破孤悶吾方  
為主人病之夢園曰子不知主人工岐黃術乎其治病也能窮  
源探本洞見臟府他人所束手無策者主人盱之一藥而愈予  
與主人交八稔已服其深知民間疾苦熟悉國家利病每當酒  
酣耳熱時高談雄辯輒為傾倒予之叢說既成質之主人頗蒙



許可予因勸主人著書不數月遂以茲二冊見眎有予所欲言者主人言之有予所未言者主人言之頷抑、焉自以為廢焉有廢者而能若是之精良完善也耶予往見主人意若不遑今則粹面盎背逍遙自得脫羈紲而出牢籠遊心於浩蕩之宇所以為千秋計者歲月方長而精力又足以副之奚得曰廢哉主人曰公不以蒙為廢人而謬取其言獨不慮人之以嗜加議公歟夢園曰彼廢者烏能識君之言

桂之華軒文稿序

予未見晏君先見晏君之文晏君之文因禮園而達於予猶記去年春禮園過寶米齋曰寶清為先生得一佳弟子因出晏君上予書予受而讀之高古奇逸離塵絕俗近今人士得未曾有禮園曰晏君以文為贄願列門墻先生其許之乎予欣然曰盍招之來未幾晏君來師予有所作必乞予訂正之予曰子之文不患無才患無氣不患無格患無骨氣輔乎理骨根乎情過練傷氣則理未足過琢害骨則情未真去其幽隱怪僻以返乎博大昌明化其襞積堆垛以入乎汪洋恣肆子今者甫逾弱冠心匠既巧腹笥又便由此進而愈上烏能限其所至哉予若子之

年媿弗及子思之思之宛然在目今老矣來日苦短不得不勇於自課以補蹉跎而實則祇形其拙耳顧子學予之拙勿學予之勇也曷君曰然則弟子舍駢體專攻散體可乎曰是又不然文無定體以達為宗六朝唐宋豈能偏重方矩圓規殊途同軌果兼衆長斯為作者子其勉之用弁簡端以為息壤

桂之華軒詩草序

予往論詩云五七律當專宗唐人五七古則宜出入於漢魏唐宋之間又謂詩以言情性靈勝於標格彼專以彫琢字句為能者仍是門外漢故有前輩詩人問予此生作何歸宿予茫然無以應之三百篇兼采里巷歌謠不必皆詩人也大率天籟自鳴無意求工而自然中節夫亦何嘗有所規仿哉予之不作詩話也以此詩與文無二道文既不可言派詩則何獨不然嘗謂學詩者不必讀宋以後詩非宋以後無詩也宋以後詩舉不能出漢魏唐宋人範圍吾之學力足以造之亦猶書家之貴取法乎上也曷君詩五言善學太白七律亦有奇氣五七古歌行則與



昌谷少陵為近年少才雄家貧耆古自來揚州角逐壇坫足張  
一軍昨者消寒吟社天甫明諸老尚蒙頭高卧子獨冒雪而至  
與予並案吟哦運筆若飛予詩甫就眎子則亦脫藁已容至輒  
為聯句詩子則矢口而成不落人後間有未安者予命之更易  
援筆點竄絕無難色如子之才予固不願子徒作詩人也子請  
益於予、以平日之論告之且戒之曰作詩以真為主最忌辭  
不達意若連篇累牘誇多鬥靡者往、墮落下乘弗識此中三  
昧舉世目為詩人豈得為詩人哉予從事於此卅年之久人笑  
其癖而予則終不為詩所病近更治古文以擴充而馳騁之乃  
益恍然於依門傍戶隨人作計之非也予固不願子徒作詩人

也

雨峯詩鈔序

天道無私因人而昇凡祖父之賢者未有不生賢子孫以延世澤以傳家學雖不幸遭逢兵燹躬際阽危萬死一生卒獲全身而出傭書賃廡既老且貧猶復守缺抱殘時以闡揚先德為念甘棄其破屋荒田而弗之恤若我玉谿之孝真有大過乎人者彼蒼特予遐齡俾竟其志天之待之者不可謂不厚已曩刊尊甫梅麓詩鈔予既為序之茲復以其大父雨峯詩鈔問序於予卷首有李墨莊先生序墨莊為先生齊年友道先生之詩之工已詳且盡予何敢贅一詞願思梅麓年丈秉先生之教科名繼起作宰吳中政事文章並皆卓絕至玉谿而才豐遇蹇侘傺



終身在佗人處此難堪而王谿則安之若素於以見先生之遺澤孔長而王谿之克繩祖武者非家學淵源有自烏能若是歟先生詩和平中正一無噍殺之音蓋由蘊於內者既深斯宣諸外者畢達父以傳子子以傳孫三世一門盡嫻風雅然則謂王谿之孝皆先生貽謀燕翼所積而成豈不信哉

### 三晉見聞錄序

此編乃兩峯先生主講晉陽書院時所作凡三晉名勝之區物產土風異聞軼事皆有紀載而於傳青主之蔡忠襄公傳書死難事太略且多微辭特引正史為之辨誣且據府志補附同知李一清之主於忠襄祠為文祀之又以王太史珪所記周遇吉死難事得之公故卒太原馬守備所述者與佗書異以為悠々之口未足深信發微闡幽有關名教想見皋比講學之暇佗無所者惟矻々從事於鉛槧不肯虛拋歲月先輩之勤於著述若此令人萬不能及之而我王谿乃有祖風所揆見聞隨筆寓勸懲於寸楮垂法戒於大千君自號天然頭陀吾謂其婆心苦口

實從劫中生悟故能奉先生之訓不忽於所見所聞也先生既有令子復有賢孫為之掇拾叢殘重登梨棗九京之下先生其無憾矣夫開卷有益今日讀先生遺書又識一鸚字彼見聞不廣者方訝為矜奇炫異夫抑知其確有見聞也耶

飲生詩草序

壽春孫氏一門多風雅材知名之士與予家世為姻婭其以詩名者首推小雲文下此則翰卿沛農振之變臣稼生筱楚諸昆季無不工詩予或見其詩或未見其詩然固皆詩人也飲生姊丈道先丙午丁未聯捷成進士適予膺分校之役揭曉日坐聚奎堂聞唱君名為之狂喜嗣官內閣朝夕過從君豪邁不羈時與予就酒家飲興酣耳熱抵掌雄談睥睨流俗願性愛揮霍恥言阿堵物坐是日困庖丁王某輒稱貸於人為主人具饗殮君不問也如是者有年之官蜀中庖丁隨之去君悉償所負且厚資之歸良哉庖乎而君之賢乃可知已猶記乙卯春君將奉檄



入川予適重至春明贈以古風一首君答之五律四章纏綿真  
摯有唐人風味願亦未見君詩草也忽廿餘年君墓木已拱  
心如甥以鹽大使需次來揚州持一編丐序於予受而讀之曰  
味香精舍初存稿曰鑿坡退食稿曰雲棧鴻泥稿曰未優廢學  
稿君之詩初不止此蓋手自刪存者抉擇綦嚴而規格具備向  
使天假之年則公餘歌詠篇什宏富其所詣不更進而愈上耶  
而若之何竟止於此也不亦大可悲哉君哭家兄畬青詩云珍  
重遺編應付我他年手訂屬班姑孰意兄之遺編君未及付吾  
姊訂之而君之詩草則反待予序之念君益念予兄不置也

程荀叔遺文序

嗟夫予與君因卞頌臣中丞去歲甫得相見、即延之入書局  
願以多病旋返中丞之娛園不三月病瘳來見則持尊甫玉材  
先生徵文錄屬作弁言並以所作古文一冊見眎乃知癸丑之  
變先生以老諸生臨難從容告廟語家人以子從父孫從祖婦  
從夫婦從姒姪從姑一門八口同時殉難而君與弟慶杰先陷  
於賊乘間得脫歸葬其親先生之節君之孝予既心欽之復觀  
所著簡潔條鬯其派與桐城為近而所交者則魯川海秋翔雲  
頤齋午橋諸君皆以文章名海內為作家傳墓表後跋足以闡  
揚先德予復何敢贅一辭忽歲暮君返娛園今年春復來相

見以翔雲詩文集見贈乃未幾中丞告予曰荀叔死矣嗟夫子  
與君甫三面再見即索予之文猥以沈埋簿書久而未應予誠  
負君方思與君縱論今古問難質疑永訂金石之交暇嘗為董  
策三農部言之策三亦亟欲見君而今已矣因復向中丞索其  
遺文讀之所學固有根柢而記城變一篇實為廣陵信史張潛  
翁狀直陳鹽法改粟之弊姚江年譜纂述序明於知行合一之  
理無取空言性命與湛瑞卿書送鄭虎卿序深知為政之體作  
吏之道確有見地能自道其所得正不獨龍門山一銘之沈博  
道麗見賞我園主人也惜乎數奇遇阨顛沛流離窮愁潦倒以  
終其身而猶幸遇一憐才好士之大中丞為之適館授餐置筮  
延嗣逢人說項敬禮勿衰汜於今日中丞向予道及君則愀然  
以悲夫人生世上富貴利達皆身外倘來之物無足重輕者獨  
此身心性命之學藉語言文字以傳斯為不朽耳而荀叔自有  
其不朽者在也書此質之中丞其亦不以予言為謬也夫



唾餘錄序

士有藉文字以傳世者即有不藉文字以傳世者不藉文字以傳世德行功業夙乎尚已其或才厄於遇運蹇乎時以世家而就卑官以儒者而遭離亂願乃甘蹈鋒刃捐軀報國如我衣江族兄固卓、有大過乎人之處 朝廷飾終典渥恩禮有加報祀崇祠列名志乘則千秋萬世洵乎不朽也夫豈假文字以傳也哉予既為兄作小傳而其子書紳又持兄遺稿見眎蓋道先庚戌七月予在白門曾讀一過者兄秉方伯公遺教奮然有志於學又得名師益友砥礪觀摩故當其年十六時湄園詩賦已哀然成集惜乎予不及見之而今之所存者古文駢體詩詞雖

寥無幾自曰唾餘實則皆珠玉也文體修潔說理名雋尤長  
於尺牘小簡著墨不多耐人尋繹詩則吐屬風雅五七言饒有  
畫境兄夙擅八法遂往於韻語中流露出之倚聲亦佳不同  
凡近噫兄之才可謂全已即此片鱗一爪可以想見其性情之  
真摯抱負之宏遠意趣之高曠神識之超妙向使如致周支山  
監州書所云僕亦甘居冷署隨玉堂諸老輩駕敕車飽脫粟與  
蠹魚結為生死交則其所著述當有不止於此者而孰意涸園  
故公子乃抗節於蓮花橋畔耶書紳能讀父書詩筆亦矯拔  
俗大吏倚其才時有任使厥弟書綬舉茂才為制舉業不倦兄  
之零鱗斷楮獨能於烽烟擾攘中護持勿失二子之克家其造

就正未可量匪僅為吾宗先也爰書此貽之願二子努力修名  
繼先未竟之志佗日以遺稿附刊敬恕堂詩集後並傳於世子  
老矣猶將拭目俟之



皖遊奕萃序

日者萊山泚上書至索小松在吾皖所刊與陳子仙對奕之譜予固未之見也詢之小松云是編為劉文桄觀誓刊於蕪湖板存其家復過文桄索之則乞余為序因取觀之曰皖遊者遊者善奕非皖之人善奕也凡四十六局奕者二十七人予所識者小松而外唯秋航僧李湛源沈介之秋航介之為周文勤公門下客故與予時相過從秋航名願船居梁家園壽佛寺年最高以奕為禪夜則跏趺入定不枕不卧性和易弗與人競以惜字紙為事募人捐資焚化予曾助之歲必招飲主人亦茹葷酒圓寂時年已九十餘介之名祺江甯人師任渭南年十六即成國

手至京師以奕得官部銓廣西巡檢歿時年未滿五十湛源名  
海門通州人居京師最久衣敕履穿不修邊幅而王公貴人樂  
與之相狎後歸石港死三人者予以其皆國手也不敢角勝負  
但作壁上觀而已其它二十三人號稱國手者首推任渭南名  
丙江甯人設局於秦淮河畔壽至八十有奇次則董六泉名文  
毅武進人壽至七十有奇蓋嘉道間之佼佼者也道先朝以奕名  
者周星垣名兆奎通州人歿於皖潘星見名耀遠宜興人年甫  
四十歿於京師而子仙名鯤性海甯人著名於咸同間歿已數  
稔道咸間又有李崑瑜名琳丹徒人年六十歿於泰興同時者  
為施省山名曾傳崇明人錢貢南佚其名鎮江人申立功號梅

溪姑蘇人為省山之師程德堂黃曉江皆揚州人德堂年五十  
餘歿於揚州金秋林吳江人張春林與父介福官安徽巡檢者  
奕均無敵獨賴秀山名琛閩之侯官人不知所終其受二子者  
為方秋客宜興人朱錦川姑蘇人鄭液池鹽城人年七十終於  
鄉部雲海鎮江人壽亦至七十有奇而劉雲峰直隸人茂亭名  
松桂滿洲人其受三子者則為丁劍侯戴星門鎮江人四人者  
均尚在予詢之劉窆福山泉小松乃得詳其里居名字與其人  
或存或歿云噫小松茲遊廣交諸名手凝神苦思決奇制勝用  
能空前絕後獨出冠時予皖人也願為一官所縛垂老始有此  
癖彼遊皖者強半皆不相識而近乃與小松接小松曰皖人善



奕者無過於公而惜乎曩日之未與秋航湛源介之奕也予曰曩日予自揣尚不止受三子烏乎奕耶茲編行陣之妙布局之工解奕者當自知之予奚庸贅一辭而特喜小松之觀摩砥礪集其大成又重賴觀答付諸手民以垂久遠也噫此二十七人者皖遊豈非幸事也哉

萍海墨雨序

海不見萍也雨不成墨也寄萍於海潑墨若雨胸次之浩蕩腕底之靈活蓋以為浮蹤浪迹我固了不異人而興之所到揮豪布紙淋漓元氣可以奪化工而泣真宰即茲編命名之義思之小淮之學問品詣畧見一斑而乃老作朱餘唯耽箸述又得其宗人夢蘭付之剞劂以傳於世予固兩賢之而不能已於言也曩在京師因蕭薌泉同年得接小淮予即灑然異之小淮為謙谷年丈之弟子故與薌泉交最密兩萍甫合旋即散去迨予量移兩淮而小淮亦需次揚州兩萍復合且結墨緣為予繪邗上課桑平山春曉二圖純乎北宗用筆不同凡近夢蘭告予曰翁

與翰華為六世交幼即聰穎過人先高祖資政公深器之以優  
行貢成均為吾鄭學官教士有法嗣以鹽官補呂四場大使翁  
性慷慨好施予沈酣六籍尤究心於易理文宗昌黎詩規李杜  
畫法宋元寫山水人物鳥獸草蟲皆維妙維肖所作詩古文辭  
絕不輕以眎人行年八十有六目光炯炯健步如飛顧耆茶成  
癖卷中於君謨茶錄多所采擇云予繙帙一過服其留心掌故  
博觀約取單詞片語具有精意向非平日探學海之津涯極翰  
墨之能事烏足以進於是哉然予尤慨夫薌泉已歸天上弗獲  
睹茲編之成而與為商訂也書此以質小淮當亦太息於茫  
官海梗斷蓬飄舊雨不來墨和淚寫無端聚散其將問諸柳絮

前身耶



椒園詩鈔序

丙子孟秋濬頭往湖上祭翁文勤公祠回憶曩在史館追隨日  
久獲接言論丰采迨還鄉於山左道中屢讀公題壁詩服為作  
者恨當時未能以文字就質焉及再至春明則公已統師廣陵  
開府吾皖末由相見今乃列俎陳籩徒深仰止徘徊廡下悵  
久之不三日黎子晉甫介叔平以所著椒園詩鈔乞序於予觀  
其自序晉甫固文勤門下士方序邱亭詩集時即許晉甫異日  
當以詩名晉甫春官報罷需次兩淮以詩見投予惜其以名孝  
廉棄學而仕偃蹇一官不得展其抱負輒向友人稱道之而晉  
甫遂引為知己至謂愛士之誠與文勤無二嗟乎予何人斯烏

足抗衡先輩晉甫之言過已願於祭祠之後得讀晉甫之詩彌  
信公所賞之不謬而予則尤願晉甫之不僅以詩名也即以詩  
論風骨適上體格峻整亦已不懈而及於古予生平作詩持真  
字訣竊謂憂時感事以及友朋贈答諸什發乎性情出諸肺腑  
自不待言即流覽山川詠歌花鳥其中亦必有我在乃為真詩  
閒嘗與叔平言之叔平以為至當又嘗謂漢魏唐宋皆宜宗法  
不必專學一家門戶之見士人通病夫豈獨詞章也哉晉甫以  
為然乎否乎

### 五倫鑑序

予年過六十始學治古文而輒苦無題商之叔平教作史論為  
拈百數十題長夏以之自課因得縱觀全史獨抒已見成一家  
之言乃知以古為鑑之獲益不少也叔平固塾於史事者予性  
善忘每有所詢抵掌而談洞悉原委予既已心折之日者持此  
編見眎云將付梓以俾童蒙誦習蓋胸羅一部廿四史而於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約舉古人之可師可法者編次均語  
三字為句明倫之後則歸重於恒產本業般、以闢左道距異  
端垂訓後生小子嗚呼叔平之學問行誼於茲足見一斑而惜  
乎其偃蹇弗為世用也滔、者江河日下已狂瀾莫挽墜緒就



涇簡冊繁重有書之家強半束之高閣而無書者又皆悖理害  
義罔識勸懲此編一出將見村塾里社家有其書佔畢吟唔勝  
於道鐸覺前人所撰十七史蒙求尚嫌其善惡雜陳貪多務博  
未若此編之抉擇精當無一非規矩準繩也於史得其大綱於  
人堪為寶鑑盡倫盡性聖賢之道即基乎此叔平之能以言教  
其有裨於人心風俗也功豈在用世下哉

送吳禮園序

天之生材必有以用之為杗為楹為榱為桷為椳其用不  
同而材之美則一彼拳曲擁腫不中繩尺者匠石早弃而之佗  
矣吳生之材之美不獨予知之人盡知之乃舉賢書連不得志  
於有司 今上御極之元年恩被中外將開科取士遂奮然就  
道棄南圖北以書抵予其辭若有不滿於中者既以書戒之復  
就而視焉則固輪囷盤薄具干霄拔地之勢是杗與楹也而非  
榱桷桷椳也吳生勉乎哉我慙昌黎子過邠南以子之才 明  
天子在上松柏榱桷顧盼間即為廟廊用也吳生勉乎哉

贈芥航上人序

昌黎以文衛道而有送僧七詩送浮屠兩序是方外可友則友之即宗孔孟者皆所不禁也予於道光庚戌初游焦山僅至夕陽樓而止所謂十三院者未暇徧覽其勝迨同治庚午再詣三詔坊則芥公主定慧寺喜其能詞章善丹青而兼工八法見地明澈吐屬風雅為可交也芥公師流長流長師月輝當粵寇東下潤州不守山中衲子紛々打色負笈或買舟為屋或渡江遠適獨月輝師弟六七人不去無何浮玉山火北固山潤州城同時火月輝先往見賊陳說利害賊登山欲火文殊自然諸菴力止之至天王殿欲斫佛象阻之再三賊旋去翌日又登山毀佛



象火觀音崖至第三日賊欲於山中為營乃以孤峯聳峙江心  
非屯兵之所多方尼之自是賊往來不絕嗣大股虜集其酋曾  
某堅持築壘之議則舉南宋孫虎臣張世傑以舟師扼焦山為  
元阿朮所敗故事怵之索周鼎給以入官昇藏經佯作好語周  
旋之罷勿取賊壯其膽將脅以行亟匿避佗處得免迨兩月以  
後我軍布戰艇防江賊始退募貲重塑佛象此月輝自書守山  
之大畧也芥公以眎予復讀左楨記日月輝名了禪盱眙人儒  
而釋好吟咏曾見賊渠羅大綱毀佛象者即大綱云予惟賊自  
桂管竄湘鄂順流而下直逼建康所過名都大邑望風瓦解一  
時守土之臣死於王事者固不乏人而全軀保妻子隱忍偷生

甘心從逆者更復不少月輝一僧耳乃能鎮靜從容護持梵界  
俾焦公遺勅留在人間嗚呼厥功偉已予嘉月師之卓然能守  
故其再傳弟子恪遵戒律不墜宗風先是松寥閣自然菴僧率  
治具以款游者山珍海錯雜然前陳寒鷄煎魚腥羶滿屋賴芥  
公化之遂禁宰割專以伊蒲饌供客予尤服其訓行之廣士大  
夫臨民設教者對之且有媿色也烏得以方外目之哉同治甲  
戌開壇說法四方來者摩肩接踵膜拜維虔芥公手傳戒錄丐  
序於予、不習浮屠家言遑知戒定慧之說因卻之光緒初元  
以事至山中旬留三日復直傳戒之期芥公仍以為請弗獲辭  
爰述月師守山之功泉吾芥公之克傳衣鉢者著於簡端以見

雲棲大師念佛家法與吾徒讀書講學之旨相類夫雲棲亦儒而釋者也

贈芥公退院序

僧之退院猶官之歸田也然而歸田者有所歸退院者不必歸歸田者讓之他人退院者傳之弟子歸田者棄官還家尚多家事無異官事退院者出家避俗屏絕俗事專治僧事予以為官不如僧也然而僧之主院者則儼然官也焦山在大江之中名公巨卿富商大賈山人墨客村夫俗子罔不可躋其巔伊昔盛時有十三院兵燹之後半皆寥落而終以三詔坊定慧寺為大蘭若芥公主之已十有四年凡游山者無不欲見芥公芥公持平等法曾弗拒客之來者日衆予每登山閱其勞輒戲之曰芥公為僧而不得為僧也芥公頰首嘿然無以應今年三月予



三宿山中近劉峴莊制軍冠蓋雲集主院僧與持手版之官偕  
奔走於江干憧、擾、並無殊狀異態偶詢芥公近日尚能哦  
詩作畫否曰無暇也一剎那頃又到重九芥公來揚州過儀董  
軒相問訊甚歡則曰將具牘以退院請予呀然而笑曰勇哉芥  
公今而後始得為僧也昨者沈子仲復擢豫臬遲、不赴俄遷  
川臬竟以病免得賦遂初僑居吳下予羨之媿之予有蜀山草  
堂而不歸予固無以自解也芥公曰僧屢荷提撕頗開覺悟茲  
幸山中御碑亭賴公補葺不日落成又益官緡以助香燈之  
需自問無不了之事且聞沈公辭官高尚五內怍、決然思退  
願公憐而許之予日子之樂於退院信乎其有宿根有大智慧

從此目空四大心證三乘焚香禮佛也可打包行腳也可枯  
禪入定也可游行自在也可亦可子獲成其為子已予勸子退子  
果然退人先予歸予顧不歸予有以贈子、將何以贈予乎江  
水之誓竊仿東坡乞長老待予布襪青鞋同彳亍於吸江樓畔  
也

贈凌仲璣序

懷鉛握槩弗如釋褐登朝夫人而知之矣願必老其材以待時  
窮其遇以勵學天之激厲而裁抑之者正所以玉汝於成也彼  
根柢未深術業奔鄙幸而弋獲遽躋著作之庭侈然自得以為  
吾之學問可師可法而烏知藉華縵以掩空疏恃才調以博聲  
譽者掠影浮光中無所有名不稱實賢者譏之若吾仲璣則大  
異乎是君以名家子生而穎悟過人矯拔俗舉於蜀歸於皖  
校書於淮南往來於江浦戎幕為弟子師為諸侯賓客短小精  
悍而有孝先之便腹與予為崔盧親往者偕其伯兄應京兆試  
未試之前讀其課藝訝為雋才乃竟報罷忽數稔復解后於



肥上則已登賢書手駢體文一冊見眎頗得六朝神韻自是扁舟過訪遂作邗上寓公兩與計偕復不得志於有司而君則氣彌下心彌虛絕無牢騷不平之態予心識之今者朝廷特開恩榜以儲楨幹之用君頌遲遲未發予勉之曰君材老矣君遇窮矣君學充矣君時至矣璫璵之器追琢而成采驂騮之選調馴而中閑予之所望於君者至大至遠此其初軼也君行矣長安看花指頤問事春風得意幸早作尺書報我也

送董策三主講敦善書院序

書院之設始於宋盛於明延及我朝各行省郡邑在在有之或一區或數區凡以佐學校之不足有司主其事延士大夫之在籍抱道德能文章衆論所交推者主講焉蓋為朝廷儲人材為鄉閭端士習化行子弟望重賓師正未可苟為而已也策三農部通籍後曾作嶺南之遊江左才人檣舟珠海鮮不酣嬉花月流連忘返君獨手一編坐旅館不輕出戶間以詩投予未數月即返棹而北予固已心重之及予來揚州君亦乞假歸里奉親予因招君入淮南書局兼辦府志局事君性方正落落不苟言笑非有事不過予數語徑去張振軒中丞聞君名挽徐仁山

觀察以書道殷勤君挈舟至吳會中丞一見傾倒留君入幕君力卻之返邗上吳小軒軍門亦以書招赴江浦君曰吾既受揚州兩局之聘義難舍而之佗也卒不往君與予交既久予有所著述輒就質於君、不以予言為塵俗也遂時、就儀董軒觀奕為文字之飲每抵掌談天下事咨嗟太息發一議洞察古今利弊確有見地非空言性理墨守程朱者所能及顧外和中介澹泊寡營與物無競蕭然自得然後知君之蘊蓄者深而造就者大且遠也敦善書院在海州之板浦場丁仲山觀答主講於斯有年觀答下世主講乏人分司請於予、曰非君不可君將往索予一言以為贈竊唯世風日下綴學之士舉逐、為獵

浮華驚榮利而於聖賢閭域則望、然去之以君之學問品詣樸實堅定端其軌範壹其趨嚮上追安定先生之風將見誥、弟子皋比環列東海之濱人文蔚起又以其暇日陟孔望山登景疏樓訪邗原之居弔田橫之島君夙宗仰少陵發為歌詠蒼莽雄奇充筍盈篋君誠不負此行矣哉



袁母郭太夫人百齡壽序

同治十三年春筱午閣學轉餉關中乞假歸里為其大母郭太夫人稱百歲觴先期請於中州大府聞之朝廷並臚陳懿行慈範於簡端徧徵海內士大夫詩文以為太夫人慶濬頤與閣學為兩世交最篤亦辱馳書索介壽詞竊念當今名公鉅卿文人墨客聞太夫人期頤上壽罔不歡欣鼓舞擗藻揚芬以申其敬一時鴻篇雅什美不勝收鯁生不才何敢妄廁其列歟繼讀閣學來書乃知太夫人之懿行慈範莫大於移孝作忠推豐處約用能膺純嘏而迓蕃釐此固非頌禱虛文所得罄其萬一也太夫人生而好善甫數齡即佐家人煮粥縫衣以濟貧者蓋由

二先車  
讀書明大義遂與尋常小女子迥乎不同人皆異之迨于歸光  
祿贈公其時堂上尊章春秋高矣贈公負笈遠遊太夫人盡婦  
道而兼子職俾贈公無內顧憂不幸遽失所天撫孤子四孤女  
一長為松農先生年十六次即端敏公年十一餘則皆孩提耳  
太夫人茹苦含辛典釵珥以供延師之費夜則篝燈自課奄有  
陶母歐母之風松農先生官廣文當道重其名延請監修汴梁  
城垣太夫人戒以勿辭先生親督版築嚴杜侵漁浮冒露立工  
次風雨寒暑無少休嬰疾致不起太夫人指兩孫告冢婦曰爾  
當法吾所以撫孤者撫吾孫即所以慰吾子旨哉言乎莞嫫之  
則也嗣端敏公以道光甲午乙未聯捷成進士官禮部直樞廷

擢臺諫蹇、諤、直聲滿天下皆由平日奉太夫人教故得成  
其骨鯁若是奏章中有上不敢負老母之語誠勿欺哉乃未幾  
而東南軍事起端敏公督辦吾皖團練繼督軍務以戰績擢  
副都御史太夫人則有不嗜殺人脅從罔治之訓無何以蜚語  
去官太夫人聞之恬然又有得失不足為重輕當自問樹立足  
以對天下否之訓洎乎三省勦匪命下論功補太僕卿便道  
歸省太夫人則敦促赴闕乞終養弗獲尋攝漕帥旋即真除  
再督皖軍攻克臨淮鳳陽渠魁授首庚午六月恭逢文宗顯  
皇帝萬壽知太夫人年逾八旬端敏以弗克歸養為念思有以  
安其心御書懿架頤齡額泉福壽字以賜並賚如意文綺洵



二知車  
異數也先是丙辰為太夫人八旬壽辰以逆氛未靖堅拒戚友  
稱觴至是聞 天家寵貺且知文孫以翰林趨侍戎幕始率家  
人望 闕稽首為進一觴焉諭端敏公曰三世蒙恩不啻家人  
父子義唯有致身報國而已既下來安天長六合定遠諸邑端  
敏公在軍中久積勞成疾太夫人勉以得代然後歸及歸陳州  
以苗逆煽亂 天子復召公集團防勦籌餉濟皖太夫人節甘  
旨奉俾公倡捐蘇蒙之困公扶病指揮諸軍憊甚太夫人輒為  
述兒童事笑樂以釋其憂端敏公騎箕之日太夫人顧謂兩孫  
曰爾父忠孝全歸我復何憾因勗以仰承先志盪平寇盜以報  
主恩太夫人之教子孫可謂至已重以儉於自奉厚於待人

在京師懲習尚奢侈長幼內外家居皆布衣童子不得衣裘而  
於諸善舉則為之必力性不佞佛謂其渺茫無據不如實惠及  
人故於甲辰中年之決災及項城振族鄰以全活之丙午豫省  
之旱命端敏倡捐兼勸同鄉官京師者共醵金以賑卹之丙辰  
項大饑命先振同族之不能舉火者繼於南北兩村振鄰近災  
黎之來就食者甲子項南復饑振如丙辰且請於有司發倉廩  
以補不足項界蒙毫之西皖匪出入歲不知凡幾太夫人命子  
若孫率人築堡以衛之諸孫年十五以上者咸使執兵登陴與  
鄉人同甘苦寇終不為項害太夫人九旬以後目不花行不杖  
有孫十人曾孫十二人課孫曾讀書一如其課子時倚歛休哉

太夫人之懿行慈範莫大於移孝作忠推豐處約俾仲子端敏  
公鞠躬盡瘁為一代名臣伯與叔亦以校官克盡師儒之職獨  
季子留於家以奉晨昏諸孫或官內閣或任外臺蕃衍熾昌一  
門鼎盛而筱午閣學則文通武達箕裘克紹封圻節鉞即在指  
顧間食報隆々正未有艾也宜乎 熙朝人瑞 褒自 九重  
宸翰式頒殊榮備極賢母如太夫人古今來實所罕覩天特  
予以期頤之壽以為女宗標準焉其致福之由其彌性之功也  
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湯果卿七十壽序

士君子處為通儒出為循吏而能性甘棲遁早賦遂初者宜乎  
天子以古稀之年齊眉之慶康強逢吉戚鄰榮之如吾姻家果  
卿司馬固卓々有大過乎人者矣君之從子敦之為家弟子祥  
之女壻予自嶺南量移兩淮敦之來依幕下已六稔為予編輯  
夢園書畫錄文筆華瞻頗能世其家學同治十三年秋敦之以  
今冬十月為君七旬壽辰而君之繼配呂恭人年亦六十君素  
愛菊敦之擬於重陽佳節先期返毘陵為二老稱觴盡猶子之  
誼乞予言以為祝敦之平日向予言君善作古文等身著述予  
亦唯臚陳碩德懿行表其致福之由不敢以諛詞進也湯氏故



為吳中右族君三世皆宦於朝曾大父太守公五世同堂純  
廟賜七葉衍祥額大父官至廣西布政使父官浙江鹽運判君  
生而岐嶷出嗣胞伯雲圖公克盡孝道雲圖公疾夙夜奉侍維  
謹公棄世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居喪悉遵古禮君家素封及君  
之身已中落君口不言貧下惟攻苦甫弱冠務為根柢有用之  
學不喜作帖括文字應童子試輒不利及負笈遊京師君家本  
有北籍得補清苑縣博士弟子員君之元配即呂恭人胞姊其  
時婦翁宰新城招君讀書於衙齋道先辛歿入都應京兆試同  
舍生十餘人咸工制藝君獨落、寡合出闈後互相標榜無有  
論君文者君亦不以示人迨揭曉後唯君獲雋眾始異之索觀

試卷宏通淹博議論迥不猶人而君之文名益振乃六上春官  
不第甲辰大挑一等以知縣用分發浙江補永康調仁和歷權  
武康縉雲麗水永嘉善等縣南潯通判玉環同知擢峽口同  
知所至有政聲直道而行不避嫌怨民感其德吏畏其威服官  
三十載僅進一階而君則視之恬然也其權武康縉雲則修邑  
志以震厲風俗其權永嘉則以災請振上官不允牘再三上幾  
至得臯卒得允行全活無算其權玉環則緝海盜以安商賈會  
鎮標兵變主將逃匿君署兵亦踵至君坐堂皇曉以大義兵皆  
散去君善言兵道光間箸籌海芻言上之大府惜未能用也洎  
粵賊陷杭州君時奉檄防堵徽嚴間闕至皖謁曾文正公乞師

援浙文正奇其才閱所著以為能軍值合肥李爵相督師滬上  
文正薦君佐幕爵相甚倚重之軍中牋奏皆出君手旋有進勦  
嘉禾之役籌餉籌兵積勞成疾君遂浩然有歸志矣歸里後官  
紳延請主講龍城書院者十年君前在浙於道光己酉鄉試充  
同考官得士稱最故里中咸悅服之自擁皋比文風為之丕變  
君生子四伯世瑄成進士官刑部為君請四品封典仲世瑗安  
徽縣丞歿於王事叔季皆早卒有孫三均能讀書曾孫一呂恭  
人擅詠絮才著清淮倡和詞予與君無一面緣然自壯歲在白  
門得交君家雨生都督即知湯氏多才及來廣陵君之鄉人至  
此者罔不稱君為通儒為循吏而又能性甘樸適也重以敦之  
之敏而好學聞其夙荷提撕故造就若是予彌慕君之為人而  
以不得登堂鞠脗為憾也予行年六十尚為一官所縛視君之  
曠達優游心滋媿已白首相莊克家有子急流勇退老作經師  
耄耄期頤此其嚆引也敦之以予所言者呈之座上當必欣然  
而為進一卮乎



吳吉齋姑丈八十壽序

同治甲戌冬吉齋姑丈以介弟子健侍郎移節三吳往視之歸  
過邗上為予強作三日留予曩至姑丈家適姑丈外出不獲相  
見見吾姑母厥後霽軒三表弟入京師復度嶺而南偕行者為  
幼文五表弟時吾姑母已下世霽軒幼文告予曰嚴親起居住  
善予兄弟故得遠遊予心識之今者霽軒以通判需次吾皖幼  
文亦以軍功將為縣令先期抵揚州不數日姑丈至則松友六  
表弟暨其子若姪侍左右竊見老人拄杖曳朱履目光如電鬚  
髮皓然夜分談媿々不倦數十年來仰慕儀型始得一親眉宇  
喜可知已退詢幼文松友則言明年四月為姑丈八十壽辰時

已仲冬之杪姑丈亟思還鄉挈幼文與二孫匆、北上松友仍  
返吳門未幾寓書於予索為介壽之文吳氏與予家世為婚姻  
霽軒幼文松友固皆予之妹夫而松友之子又予之從姪壻子  
久八弟之婦則姑丈之女也德門盛事予習聞之奚敢以不文  
辭世所稱固始吳氏一門四翰林者為漪園美存淪齋橘生四  
先生公乃漪園先生之伯子母王太夫人甫四齡即失所恃事  
繼母祝太夫人能得歡心祝太夫人愛之逾於所出大父良泉  
公官山西解州牧大母劉太夫人患駭疾不良於行公以幼孫  
坐卧扶持三稔而大母疾瘥人咸異之良泉公解組歸田於西  
郊築稻鄉村課生徒及孫箸卧雲山房課孫草公學遂大進漪

園先生陳情乞養家事悉委於公嗣患疾症昏瞶不能語言公  
乃決計不應秋試朝夕在親側聽聲於色察意於神一如其侍  
大母之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者蓋六載公事親之孝洵為人  
所難能也迨祝太夫人年八十棄養公已六十有八喪葬盡禮  
盡哀不以衰年少有怠忽尤為戚鄰所推重云道光十五年公  
與橘生先生議建同生莊修家譜置義田以贍族人邑中有義  
塾故事以歲科試列前茅者奉為弟子師公屢試高等令君延之  
入塾不就俾以脩脯延寒士主講同邑生杜德升病歿遺妻妾  
弱息才六歲無儋石儲無立錫地公慨然為市屋營菜圃以居  
以食且糾同志者月醵錢數緡贍嫠撫孤告諸有司其他施藥



餌卹貧乏善舉不可悉數邑南鄉趙氏女于歸夫家反目致興  
 訟公曉以大義勸其勿爭兩姓幡然悔悟復為妯娌如初公家  
 居五十餘年足不入公門動必以禮秉性狷介勿徇流俗生平  
 不作欺人語不為刻薄事與人交質直罔緣飾人有過輒面規  
 之人卒敬服於學靡所不窺尤善講易嘗以消息之理內省諸  
 心偶有過差恒不憚者累日持身行已允為一鄉之望遐邇親  
 疎無間言咸豐元年以孝廉方正舉於朝公兄弟四人以弟  
 子健侍郎官翰林侍講 貽封中憲大夫擢湖南布政使 晉  
 封通奉大夫公原配林夫人生子一繼配吾姑母生子五女一適  
 室姜生子三凡九男八洋者五人孫十六入洋者二人曾孫六

松友書云吾家男女內外六十餘人雖食指浩繁家道中落而  
 堂上樂善好施自少至老終身行之勿替以故年臻耄耋神明  
 不衰願吾子有以述之予唯公之異乎常人者生於閥閱之家  
 不染華靡之習而襟期曠達屣<sub>視</sub>軒冕以老諸生伏處鄉里間  
 親見侍郎開府東南拏舟而來姜被重展乃不久旋即歸去謂  
 非彌性純嘏積善餘慶抑烏能食報若斯之厚也歟由是而九  
 秩而百齡予可為公操券以祝廬陽距古蓼僅數百里他日得  
 賦遂初方將鞠脰稱觴再上岡陵之頌也

楊蘭坡姑丈七旬有一壽序

箕疇五福以壽為先宇宙間至尊至榮可歆可羨之境舉無有過之者固由造物生材栽培獨厚然而彌性純嘏美意延年脫非其平居和易曠達不逐、於富貴之場雖偃蹇迤邐家庭多故處之夷然知命樂天優游自得亦烏能身歷四朝游臻耄耄康強逢吉為戚里光也耶若我姑丈蘭坡先生洵乎不易覲已先生於甲戌四月七十初度濬頤一官匏繫弗獲鞠脰登堂深以為憾侵尋一稔又屆孟夏先生重至廣陵蓋別已三載而神明不衰炯、雙瞳雄設健步先生長濬頤十歲先生謂濬頤年逾六十絕無老態濬頤視先生言論丰采則亦宛然疇昔也迴



憶先生壯歲以家中落借吾姑母由平阿遷治谿先三叔父調  
臣公分屋以居時先大夫西域歸來課季父及濬頤讀書於撫  
松草堂先生以名諸生有聲黌序工制舉業尤好臨池奉先大  
夫為楷模朝夕過草堂求先大夫指眎八法書遂大進先叔父  
鐵君公視學楚北延先生入幕襄校得人為最未幾返吾鄉仍  
以筆耕為業委家政於吾姑母守道自重口不言貧先生之子  
小坡表弟幼有夙慧逾弱冠始舉茂才能世其家擅詞章之學  
才情橫溢下筆千言旁及丹青篆刻靡不研究入妙先大夫鍾  
愛之以為賢宅相焉迨濬頤官京師與先生不相見者蓋七年  
庚戌歸里先生與吾姑母輒治具招飲命小坡就予論文講藝  
顧而樂之如是者三四載濬頤復入都供職旋轉外臺官游矣  
嶠與先生不相見者又十餘年同治壬戌聞吾姑母棄養馳書  
以慰先生丙寅先生權黟縣教諭時有書至道彼都人士秩然  
咸受範圍時雨春風鱣堂化溥先生誠不負所學矣乃戊辰先  
生得代而小坡遽赴玉樓之名聞之竊然為先生悲更為先  
生懼也居無何濬頤量移兩淮度嶺而北已巳仲春迂道還鄉  
宿田家先生忽由平阿策蹇至六十老人精力不減於少年絮  
絮話別後情狀三鼓始就寢因約先生作廣陵之遊而季父亦  
自吳中來婆娑白髮聚首衙齋喜可知也先生居廣陵二載念  
兩孫無人課讀書遂買舟歸去濬頤不敢強留先生也月之十

二矢車草  
四日為先生懸弧令節而先生適於三日前稅駕伏思濬頤自  
少而壯而老親炙先儀夙仰先生孝友忠信以優行見賞於文  
宗顧才為過厄屢試不售懷卞和之璞以終老空山賃廡傭書  
志趣堅定而乃遭鼓盆之戚抱西河之痛困窮抑塞在他人所  
萬不能堪者而先生則胸襟浩蕩善於排遣故其神固其天全  
克享遐齡永錫難老彈指二十年來老成凋謝故鄉父執寥々  
無幾何幸以暮齒衰年再接紫芝眉宇稱觴於儀董軒預獻期  
頤之祝用敢質言之長言之以為先生壽非貢諛也乃紀實也  
先生之福先生之德有以致之也

金眉生六十壽序

世之以文為壽者大抵臚陳事蹟鋪張勛業謂非此不足見致  
福之由而顯食報之理也則較之簞儷體貢諛詞揆藻摛華据  
撫塗傳可以移彼就此雷同剝襲者固有間已然而友朋聚散  
之蹤文字因緣之雅與夫性情心術投分最深之故終莫得引  
伸而表暴之奚足以言文抑奚足以壽我眉生耶予之壽眉生  
者固異乎人之壽眉生也予與眉生交已逾廿年矣眉生未見  
予先見予詩即心賞之介予弟子健通尺一以致殷勤自是歲  
必通問且知予乞米長安屢有朱提之贈至今永矢弗諼直國  
家多事君抱管晏之才擅賈董之筆先受知於林文忠公得慷



慨好義名於是大江南北之人無不知君而當道咸倚重之交  
章薦剡上達 九重典郡監司頭銜疊晉然予尚弗及與君識  
面也迨北渡桑乾兩萍甫合神馳已久握手彌歡猶記君朝  
天之日連鑣並騎賭酒看花意氣縱橫形骸脫畧君小子一歲  
兩人年皆三十餘每於興酣耳熱時抵掌談天下事刺々不休  
斯時綠鬢朱顏相看未老也乃未幾而予承乏嶺南君橫遭謗  
議幾瀕於危馳書相告予知君脚跟牢固雖排擠震撼烏能損  
其豪末哉事既得雪君遂縱情山水歌詠自娛忽々判襪十餘  
稔復相見於茱萸灣畔春明故舊半作寓公聞君之來靡不倒  
屣投轄焉已已之秋君任邗上最久以予又有嶺南之役依

依不忍歸去往者予見君詩弗多初不意其有八义七步之才  
也自寶米齋分題拈韻更唱迭和佗人聳肩低首半晌不能成  
一句而君則仰面看天撚髭微笑斯須之間向主人索紙搦管  
一揮而就視之則已成四律矣予自謂神速且讓君三舍也君  
敏於詩尤敏於文一部廿四史爛熟胷中而於本朝掌故以及  
天下郡國利病皆能舉其大綱撮其要領正不獨久居棗浦韓  
江講求河防鹽筴瞭如指掌也近者湘鄉曾文正公沅浦河帥  
以及合肥相國並賞其才惜其遇多方推挽之而君亦毅然以  
天下事為己任曩在京師讀君蔡夷說服其足與五表三餌相  
頡頏會有伏蒲之對敬以入告及抵揚州歲必相見君之著述

益富膽識益充志趣益堅筋力益健平山堂落成而君適至儀  
董軒工竣而君又來七年中詩酒文字之樂見詫於庸耳俗目  
者蓋不知凡幾而予兩人則歲寒久要豈為外物所動耶君以  
丙子十二月後東坡十日而生今年乙亥屆周甲之辰孟夏拏  
舟過訪予思所以壽君者乞君以爵里見眎君曰夢園胡亦未  
能免俗耶予遂喟凝不復問將開銷夏吟社約君以詩戰連得  
甘雨衆綠怒生摩抄白髮思如泉涌爰書此以為君壽請張之  
半野樓上於小除夕舉梁鴻案驥子在旁奉觴稱慶君必醜顏  
大噱曰夢園之壽眉生者異乎人之壽眉生也

許農生先生九十有一壽序

予於同治戊辰臘月抵皖城旬留度歲始得識叔平大令即稔  
其尊甫農生先生年逾八秩新拜 朝廷之賜以老名宿榮列  
賢書為稱羨者久之惜所居遠在樅陽弗獲登堂一親眉宇也  
其明年延叔平至邗上掌牋奏而先生命以數園詩談見貺迴  
環維誦卓然成家乃知蘭苕館學有淵源深賴過庭之教迨辛  
未則又聞先生重游泮水矣叔平在予幕七年蓋無日不相見  
見則評詩讀畫往、夜分不忍散叔平體故羸嚴冬輒畏寒多  
病予因詢先生近狀叔平曰家君長身玉立美鬚髯聲如洪鐘  
兩耳聰聽齒牙猶能嚼榛栗目光炯、神明不衰日手一編無



容燈下尚能於紅牋作蠅頭細字予小子媿弗如也叔平小子  
一歲光緒初元季夏為其周甲之辰予將謀所以壽之者叔平  
曰小子何敢言壽願乞鴻文以博堂上歡可乎予曰唯、叔平  
平日為予言先生品詣行事最悉先生幼而穎慧十歲即工詩  
有雲缺露孤星之句其父問鳧公最鍾愛之問鳧公官楚南命  
先生納粟入太學應京兆試與大興王縵雲盱眙汪孟崇同邑  
姚伯昂龍子嘉姚石甫徐樗亭諸先生結社會文嘉慶丁卯戊  
辰兩試報罷諸先生皆為惋惜尋聞問鳧公赴星奔入楚哀毀  
幾絕問鳧公居官廉明慈惠輿頌翕然歷宰安福安仁會同三  
邑身後蕭然不名一錢時長官韓桂舫秦小峴兩先生為問鳧

公長安舊交醪金厚賻先生始得扶柩旋里服闋後補博士弟  
子員旋食廩餼黎襄勤公時守潤州為問鳧公齊年交招先生  
為修練湖志歸過金陵以詩謁姚惜抱先生於鍾山書院先生  
大奇之命與方植之劉孟塗管異之同治詩古文辭學遂大進  
山左劉玉坡制府方典郡吾皖耳先生名聘之入幕嗣備兵滇  
南邀先生同行以道遠卻之然劉公猶時手書問訊謂先生文  
章意氣不減陳同甫當代以為知言顧秋試復屢薦不售乃絕  
意進取退居數園蒔花種竹課子著書將有終焉之志非公不  
履城市令君宰桐邑者有事至鄉必造廬咨訪人情風俗先生  
則指陳利弊無隱而從不冒干以私鄉人陰受其福又以陶宏

景相况非虛譽也既長白蔣蔚青中丞來撫吾皖以先生德望  
素著厚幣延入幕府遇事輒與商推先生年將七十以知遇之  
感言無不盡會粵寇陷武昌下游戒嚴某制府防堵潯陽畏蕙  
遁回建業先生謂蔣公宜速以重兵扼小孤固門戶若俟寇薄  
城下恐難為計蔣公聽之乃為人言所搖猶豫莫決亡何寇大  
股虜至皖城不守蔣公殉節先生酌酒江干賦大招以去自是  
韜光匿迹入山唯恐不深矣洎乎大難削平相侯曾文正公肅  
毅伯合肥相國臬彭雪琴侍郎曾沅浦中丞諸大老過皖皆殷  
殷遣使存問而吳竹莊方伯復延之入幕以為矜式生平著述  
宏富遭亂散佚屢存詩設十卷耳先生有子五人孫八人曾孫  
七人叔平齒居三伯仲與季皆有聲黌序或官廣文或以縣令  
需次而叔平亦行將奉檄雷封繩其祖武且新茁蘭芽老人聞  
之喜可知已叔平今年六十而先生則今年九十有一身歷五  
朝歸然為海內魯靈光敦品勵學抱道自重芝蘭玉樹生於庭  
階雖少壯未得名而成名而耄年疊膺 恩寵期頤在邇 熙朝人  
瑞萃於德門猗歟盛哉予何幸而與叔平訂交要之盟因得為  
文以壽先生耶佗日遂我初服歸我蜀山草堂猶將破凍拏舟  
親詣黃華里為先生稱百歲觴也



許叔平六十壽序

予既為文以壽農生先生亦不可不有以壽吾叔平也叔平懸  
弧之辰為六月初五日先期告予有友人招遊金焦三日乃返  
屆三日詢之尚未歸越四日甫至儀董軒問見芥航否則笑曰  
未泛揚子江塵挈舟芒稻河赴某戚壺觴之約為避囂計耳予  
始悔夢、亟揮翰布紙欲為頌禱之詞而筆屢不下者又三日  
誠以叔平工於駢四儷六去年予六十初度友人之壽予者倩  
叔平捉刀古茂淵懿直是漢魏六朝人手筆予自媿弗如也則  
將為歌行以祝之歟顧近者文癖過於詩癖兩月不作均語若  
筭之跽有調難諧無已仍質言之長言之以博叔平一噱乎夫

叔平之壽：於德者半壽於才者半叔平之德基於乃祖問息公為民父母清白傳家重以農生先生之幽潛高尚所積既厚所報必優故南喬北梓根柢槃深堅固非偶然也叔平之才信乎宿慧自其八歲時已能仿老泉辨奸論作君子小人論見賞於何橘洲孝廉謂此兒他日當以文章名世後果為宗工哲匠所拔識皆目為奇才推為國士著作等身名滿大江南北天固以不朽期之也以德若此以才若彼又喜作汗漫之遊東抵吳越西至巴蜀南涉荆楚北踰燕趙躬歷十三行省為諸侯座上賓客且橐筆從戎論功以知縣起家顧困於文戰至老弗懈君家許棠晚達安知叔平不步其後塵耶予六十生兒叔平姪人亦有徵蘭之慶予與叔平為文字交為道義交深知其外瘠而中則腴神寒而氣則充枯坐一室物來畢照談言微中思慮周至靜為壽徵確乎可憑也蜀山草堂距蘭苕館才二百餘里他日偕躋耄耄扶杖過從煮酒看花樂事正未有艾予之壽叔平者方將至於再至於三繼題襟詩社而別開文社千秋盛業其在斯乎予老矣猶將執鞭弭以相從也



陳母單太恭人六十壽序

從來闕閱之家非有賢母弗生令子蓋秉聖善之德垂義方之教其得於天也既厚則天之報之也必優福由自致而理無或爽也往者濬頤通籍出吾師文愨公之門又與公弟敬堂丈同官內閣時公母夏太夫人在堂公配丁太夫人夙多病賴姒婦助之朝夕奉慈姑抑搔先後怡聲柔色宗族戚鄰咸以孝稱濬頤習聞之乃敬堂丈之繼室單太恭人也太恭人高密望族幼嫺姆訓性敏慧年及笄歸敬堂丈淑慎無違原配賈太恭人所遺二子介謀介猷撫之如已出太恭人生季子介憲道先丁酉丈舉於鄉嗣由中書舍人擢起居注主事濬頤見三公子循

循禮法不染貴介之習而所延塾師皆濬頭同年生輒相告曰  
吾師好客丈亦好客太恭人於侍姑之暇手製麩蠶以餉座上  
賓而蘋蘩之潔筐篚之勤家政肅然事無不集丈又好施予遇  
友朋緩急謀之太恭人鮮有吝色且加賙焉吾師昆弟三人仲  
弟漢初丈早世以介謀為之嗣官先祿寺署正近以縣令需次  
河南介猷成進士入詞林散館以知縣用改捐主事當家門鼎  
盛之日太恭人固已處豐猶約惡逸喜勞無何而境遇遷移迭  
遭變故介猷病不起敬堂丈以痛子甚遽捐館舍介憲甫補弟  
子員太恭人茹苦含辛躬持門戶在他人處此實有難堪者願  
窮達一致食無重味衣則浣濯安之若素弗改其常尋以食指  
浩繁為季子援例捐同知需次吾皖繼改捐兩淮監掣同知權  
南監掣事克稱厥職而太恭人年已六十矣季子將製錦稱觴  
為太恭人壽乞予一言竊念三十年來升沉聚散感慨係之吾  
師吾丈既不獲見哲兄壽鄉太史復高尚歸田久形離索而猶  
幸與君聯同舟之誼締兩世之交深稔太恭人之徽音懿範足  
為女宗用能彌性純嘏熾昌未艾則予之所以壽太恭人者夫  
豈尋常頌禱之辭也哉



五春帝廟新之輪也

蓋女宗用論無却於聯新者亦文陳予之而小者大者入者夫

幸感故無同是夫也新而新之及新蘇太年八五故者結聯且

其意大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

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

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

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其意也



